



这一次,男版《天鹅湖》舞出新意了吗?

黄丽珈

今年是英国著名编舞家、导演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的男版《天鹅湖》,在上海文化广场的第三次展翅。从2014年首演,到2019年再度上演,这部融合芭蕾、现代舞、戏剧和音乐剧元素,叙事风格独特的现代舞剧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赞誉。然而在2025年的今天,还能不能给挑剔的上海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呢?视觉上的男鹅群舞还是冲击力一流,但是故事本身还有更进一步加强空间。

马修是一位擅长重构经典作品,以颠覆性的叙事和独特的视觉风格重新定义现代舞剧和音乐剧的才子。马修22岁才进入伦敦三一拉邦艺术学院接受正式舞蹈训练,但他对戏剧和舞蹈的热情以及此前大量的观剧经验,为他日后独特的编舞视角奠定了基础。1987年,他创立了影画先锋舞蹈团(Adventures in Motion Pictures,简称AMP),作品从文学、电影和流行文化中汲取灵感,充满视觉创新又易于理解和被观众接受。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常由男性舞者演绎传统上由女性扮演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鹅湖》中的天鹅群,展示了天鹅的力量和自由的野性,这是女性芭蕾舞演员的身体条件和芭蕾技巧无法演绎的。他的作品还注重叙事性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时常探讨现代社会的议题,包括哥特美学风格的《睡美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改编自蒂姆·伯顿的同名电影的《剪刀手爱德华》等。他获得过奥利弗奖、托尼奖最佳编舞与最佳导演、汉堡莎士比亚艺术奖等,在2016年被英国女王授勋爵士。

马修的这部诞生于1995年的舞剧,除了在芭蕾艺术领域有着突破性的意义,也和2000年横空出世的电影《Billy Elliot(舞出我天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舞出我天地》讲述了一个英国矿工的儿子比利·艾略特冲破性别偏见和社会阶层,追求芭蕾梦想的故事。电影结尾有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成年的比利在舞台中央纵身一跃,化身为一只有力量又优雅“雄天鹅”,其灵感来源和直接的作品展示就是马修·伯恩的男版《天鹅湖》。饰演成年比利的演员亚当·库珀,正是1995年马修·伯恩版《天鹅湖》首演时的“头鹅”扮演者。这两部作品共同向公众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男性同样可以用芭蕾舞表达情感、展现力量与美,甚至可以借此改变人生轨迹。

现实中,许多年轻的男性舞者正是因为观看了这两部作品才坚定了学习芭蕾的决心。2019年随男版《天鹅湖》来华演出的舞者利亚姆·莫厄尔,就曾在2005年的伦敦音乐舞剧《舞出我天地》中饰演主角比利。

真正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关英雄之旅的演化,是坎贝尔美学体系里的故事。《天鹅湖》中的王子有一个严厉的母亲,王权、贵族,梦幻的生活;《舞出我天地》的比利有一个严苛古板的父亲,矿工、底层,长期罢工导致贫穷。马修的《天鹅湖》讲述了一位内心孤独压抑的王子,在锦衣玉食的成长环境中,对周围环境的反抗无力,对自由和野性的“头鹅”产生复杂情感联结的悲剧故事。比利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因撒切尔夫人作为首相的政府要关掉“不作为”的煤矿而起。比利学习芭蕾的梦想,使其像个“异类”,与父亲和哥哥在罢工前线上的挣扎形成了平行叙事。个人追求与集体斗争发生了直接碰撞,使得比利的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成了对整个社区价值观的挑战。

《天鹅湖》以王子的死亡为悲剧的结束,比利则成了那头不拘一格的头鹅。王子并没有完成自己的英雄之旅,他在找寻的路上,因为不能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在自体上成长,而被环境吞噬。比利却从寒冷贫穷的英国北部跳上了世界的舞台,因为他相信自己,敢于追寻自己内在真正的声音。内心的热爱是最有生命力的。《天鹅湖》中,王子的家庭并没有理解他、疗愈他,而是以《发条橙》里的治疗手段摧毁了他。反观,比利的家人和社区选择支持他,完成了从“束缚”到“托举”的转变,其精神内核:“做自己,勇敢舞”,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新的共鸣,持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比利”们去勇敢追逐自己的星光。

电影《舞出我天地》借助舞剧的震撼形象,具象化了主角比利的艺术梦想与成就;舞剧男版《天鹅湖》则通过电影的巨大影响力,将其蕴含的关于突破、自由与追求自我的精神传递给了更广泛的受众。但是不能真正实现英雄之旅的作品,在当下就会显得没那么有感染力。时代的改变很快,年轻的观众成长很快,经典的作品需要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创新,才能迸发更持久的生命力。



内敛克制的参与 锦上添花的审美 ——观陆康题跋书法展

吴南瑶

如以“置若怀袖里,相忆不相忘”打一器物,不少人能猜出,这件风雅之物是折扇。8月30日,陆康在耀星艺术馆会客,友人们纷纷不惧炎热而至,围坐闲聊,细细欣赏一幅幅由陆康题跋的明清名家扇骨拓片,观一场名为“竹素雅韵”的题跋书法展。虽不见一把成扇,在场者却有如拜读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文心雅趣自生沁心凉意。

3年前,喜收拓片的藏家黄洪彬搜到了一百多张名家书画印刻扇骨的拓片,执笔题画的书画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金农、吴昌硕、张大千、陈半丁、王福厂、吴湖帆、冯超然等等;执刻刀完成二度创作的名家有金西厓、沈觉初、徐孝穆、林介侯、陈澹如等。虽然这批扇骨已不知所终,但这些拓片却是文人雅士如何将艺术生活化的明证。而为拓片题跋,则又是金石学以及书画收藏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传统。那些附着于书画、碑帖、古籍乃至扇骨、器物之上的“后加文字”,完美体现了中国文人重学问、重传承、重交流、重情谊,也是对题跋者学识、眼力和考据功力的综合考验。可以说,恰到好处题跋,能赋予拓片新的生命,生出温度、故事和灵魂。黄洪彬平日常请陆康习字,还请陆先生题写过铜盒拓片等。这批珍贵的扇骨拓片得来不易,一把扇骨,细细窄窄,拓在纸上,书画家于山穷水尽处生柳暗花明的精妙之处只能展现在纤细的线条上。在只有几条“墨墨黑”的素纸上题跋,既要有变化,又不能喧宾夺主,还要可读可看,在他心目中,请陆康先生题跋,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陆康素不拒做书斋中的笨功夫。他笑说,那两年还没有DeepSeek,不然倒确也可省去些他翻资料核对的时间。扇骨题跋的第一步在于辨识作者。陆康幼年由其先祖著名文人陆澹安发蒙读书练字,古文功底扎实,文史词章之学之外,记忆力惊人,年少时对书画圈的人名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凭借其深厚的金石学养和广泛的知识积累,能够从扇骨上极微小的印章辨别出作者的身份。

一日,陆康展开一张扇骨拓片。扇骨的一面刻有一首打油诗:漫天风雪正交加,三径泥融酒懒赊,闲杀老夫无箇事,炙开冰砚画梅花。署名是金二十郎。金二十郎者何人?正是以画梅著名的清代书画家金农。张大千曾经盛赞他“元章茂密补之疏,妙笔华光淡欲无”。因为在家族中排行第二十六,金农别号“金二十六郎”。看到落款处有“易刻”字样,陆康不禁赞叹起来。易,不正是“西冷八家”之一的黄易,其父是金石家黄树

谷,继父业,以篆刻著称于世。再看另一画,梅花数枝外,刻有未谷先生属,戊戌钱唐钱杜。钱杜,才情横溢的杭州才子,诗书双绝。如此想来,这柄能让钱杜画梅、金农书写、黄易篆刻的扇骨的所属者未谷先生自然也不是凡夫俗子,正是与伊秉绶齐名,考证《说文解字》的清代四大说文家之一的桂馥,桂未谷。这几人皆为诗书画篆刻样样精通的大家,也都有卓然于世,超逸脱俗的三观,故能玩在一起。在严寒动荡的世事中,“炙开冰砚”,淡然避世画梅花,心有戚戚之余,让陆康不禁恭恭敬敬地题上了“陆康眼福”。墨痕新,岁月长。这样与古人对话的日子,陆康只觉趣味无穷,116张拓片题完,竟也不过是那些不得不禁足在家的日子中的部分成果而已。

题跋的书法不仅要自身技艺高超,更需与拓片本身的气韵相通,形成和谐对话。中国美学讲究“中庸”与“和谐”。对于作题跋,陆康素有“克制的参与”的理念。陆康四体皆擅,面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拓片,他能灵活选用最契合的书体进行题跋。平日,古玺印风浓郁的拓片,他会用篆文或隶书题跋,以求古韵呼应;这次对于小件的扇骨拓片,陆康则以典雅灵动的行楷题写正文,营造雅致意境,以其自成一家的中宫收紧、大开大合、俊逸跌宕的“康式隶书”作“标题”,以期起到既古朴又现代的视觉平衡。深谙“因地制宜”之道,出于篆刻家对于空间布局的超常能力,他又能根据每一件扇骨拓片在原始纸上的位置来布局题跋的位置、行气长短和字形大小。而用闲章平衡画面,更是陆康的独门秘籍。这次题跋过程中,所用自刻闲章,就有百余枚。他不仅将闲章作为身份标识或点缀,更是将其视为调整画面节奏、平衡构图权重、呼应拓片气息的重要元素。一方小小的朱印,在画面轻重、色彩(朱红与墨黑)、意蕴上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直向往平淡天真,自然而然,无法而法的境界,这使得陆康的题跋虽精心布局,却毫无刻意为之的拘谨,反而流露出一种开阔、通透的气度。

身边朋友大多叹服陆康的生活智慧和妙语连珠,而在题跋时,他也会根据不同扇骨的内容,用今人的视角发起“标题”,标题内容多为哲思闲语。“善”与“扇”同音,因此,题跋中也多见珍善、乐事善意、多多益善、平安喜乐且从善行、心有良善抵过天天去拜佛、尽善尽美等词语。而这不正是朋友们心目中对最具“成人之善”美德的陆康先生最真切印象呢?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